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 
校刊 非賣品

# 華夏導報

社址：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：八六一〇五  
郵二三三

電話：臺北陽明山華岡

編輯室

郵二三三

其	人	辦	發
維	潘	行	名
貞	鄭	譽	社
武	鄭	長	副
生	嘉	社	主
室	蘭	方	印
	聞	新	發
	學	編	印
	系	刷	刷
		印	印
		活	活
		生	學
		動	行
		中	

## 華岡國樂社服務社會

### 九月於東部巡迴公演

#### 暑期安全登山研習會歡迎參加

(本報訊)據課

業組表示

七十一年度

暑期安全登山研

習會，定於七

月廿九日至八

月一日，假台

北市國際青年

活動中心舉行。

該研習會內

容，包括登山計

畫與須

知、野外求生、攀

登技術、山難預防

等。歡迎有興趣

同學踴躍報名參

與。報名手續為

將報名單填妥，附貼

寸半身相片二張，於七月十四日前向

中國山岳協會繳交現款七百元(膳宿

費)或郵撥帳戶一〇〇六三三號中華

民國山岳協會戶。

五月十三日「心理衛生週」演講  
我從一方來・而由八方歸去

主講：游麗嘉 紀錄：林坤茂

， 在生命旅途上不斷學習前進的人罷了！

當我想著如何與大家分享這個題目，翻開生命中那一扉頁時，我認爲我的話題是：如何由於旅途中得到的關懷與接納，而從醜小鴨到天鵝、癩蛤蟆到王子的過程。

有很長的時間我不知道在做些什麼。而回顧起來，有許多的畫面深具意義，令我難忘。小時候，在家中廚房望著母親玩弄她的戒指，五彩繽紛的光影投射在牆上，美麗得像少女孩幻想中天際的彩虹。下一刻，是一個夜晚，我坐在門檻上，等候母親，父親出國去，而屋子裏有兩個更小的弟弟，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，而我只曉得母親託付給我的是看顧屋中的弟弟們，守住這個家。之後又一張畫面，是我與弟弟吵了起來，父親非常生氣，而我的脾氣也很強，父親抱著哭打的我，走入黑暗中的街頭要把我丟掉。接著，是我考上高中時，母親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幾天不說、不吃，因爲她對我的關懷跟愛和照顧，我辜負了她對我的期望，沒有做到她要我做的人。再來，是初次到了新大陸，遭遇了很多的驚慌，從一個沒離開暖房的小鳥到突然發現「原來出國意謂著：我必須單獨去面對自己內心的欠缺和未知」，可是同樣的，我也感覺到歡喜和希望，心想著：「也許這是一個可以讓我要我做的人。」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在新大陸看到自己在一個汽車旅館裡，一邊刷馬桶，一邊掉下眼淚，因爲我一生從沒做過這樣的事情。我看到自己在餐館的廚房中，被大厨罵得狗血淋頭、一文不值，才知道，原來人家對我的尊重，是因爲在某一個環境裡，某一個角色裡，才能得到的。我開始曉得我必須選擇我生活的方式，選擇我的角色，選擇我打交道的人。

記得當時曾伴隨一個罹患蒙古症的女孩參加運動會，我看的是一个扭曲變了形的女孩子，拿著指揮棒拼命的想要把它丢上去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在他盡了力之後所感覺的驕傲和滿足。而在少年監獄裏，我看到十二、三歲的男孩，很早就因家庭破碎被人收養，因爲在街上混得太多，而被送到感化院裏。他跟我談話的時候，伸出來的手臂佈滿了刀痕，在他兩支手臂上，沒有一處完好的皮膚，我看到的是對生命的絕望、無奈，我想到爲什麼人對生命的態度會有這樣的天淵之別。也讓我想到我對自己生命的打算。

今天我在這裏，不能確定是否已追尋到那道彩虹，甚至我已經不相信彩虹的盡頭會有一個戒指。但或許在不斷的追尋冕。而那冠冕是我曉得，什麼地方是我的位置，什麼時候我知道我能夠發揮我最大的功能。所以在生命裏，我好像不斷在找尋活著的意義，它是透過追尋自我、提昇自我、完成自我

的歷程來表現出來。這也可用二字來說，就是「盡己」，而這「己」指的是良知、良能，是一些與生俱來的，不受污染的，不受外在環境干擾或破壞的東西。好像種子灑在地上，毋須說它將來會是什麼，毋須告訴它什麼時候該發芽，只要有適當的光線、水份，甚至一點土壤，它就自然地長成，人也是這樣。

很多心理學家說人是後天環境的產物，也有人講出生即註定了命運。我感覺生命不是這麼簡單的！剛開始有人帶領著我，提供給我機會、灌溉我、修剪我，讓我往前走，可是慢慢的當我從一個在地上爬的嬰兒，只會吃、喝、拉、睡，到會走、會用我的思想、感覺。我的生活從一個完全依賴到會憑靠自己。我生命也從一個搖籃大小的天地，一個房間，一個房子到一個學校，到社會、到整個世界、甚至有一天到無限無涯的天地，才是我的止境。我從這一刻到一年、十年，也許有一天是永恆，這力量似山河從源頭不斷往前匯聚成更大的力量，由此可看到整個人成熟的歷程，即不斷脫離環境對你的控制，不斷地脫離對環境本身的依賴，而慢慢的學會自衛與獨立。西方人常說去控制你的環境，也許做為一個中國人有更多「天人合一」的思想。整個成熟的過程透過自覺的努力，而能夠回到良知，讓自己成為天地的一部份。用新的話來說，是「自我察識」一時時關照自己的内心。我常常失在我的過去裏，沉溺在過去的遺憾中，會抱怨因為我長得高，而同學不跟我玩；現在，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：我會說，想當年我唸小學時常得第一名。我會沉浸在過去一些沒有滿足的事情裡，找尋時候，常常沒反應所以今天要再命這

間、空在此空悅，喜我有生都是一用更明會不斷不是手間的方間的方變、日變、日是每一是一個不須靠是從一動態過這種過旋律我們

，即使我已八十九十公斤、高血壓、身體不好。所以我當迷失在對過去的補償，對過去的埋怨，對現在的推拖行為中。我的心常會跑到未來，我常在想，那一天我發了財，我會怎麼樣。我會想著有一天要怎樣，將來有家庭又會怎樣。未根究底一句話，都是說未來會比現在好。也許這是實話，未來確實會比現在好，否則，人無希望為何要繼續向前走？可是我們常忽視今天的我即明日的我。一個目標的達成，靠著我這時的起步；現在每一點的作爲，任何一點的投資，都保障我未來成功的可能性。我的心還有很多方式可以跑掉，當我感覺到我有很多不理想、不好的地方，常會把這些水東、

——我們看到情緒，同樣地，有從冷漠到歡喜、焦慮、痛苦、悲傷，這中間表現出來的是所謂時間、節奏與歷程。因此，從癩蛤蟆到天鵝，如果找不到捷徑，便老實地付上代價吧！因對自己的評價，必須建立在實踐力行上，比如，如何使自己知道有愛心，沒有愛心，只有透過時間、行動來認識，此認識不是關在房間裡稱讚自己，為自己打氣；人生不是這樣開始。人生之開始是先有一些夢想，它將給我驅動之力，說明究竟我的彩虹要指向那裡，這是得透過很多行動、力量，始能慢慢地看見夢想，並非完全是夢想，而是一些可以達到之理想。

：有一個人謀殺別人後，他常照鏡頭，沾沾自喜，越看越美，他認為這是天衣無縫的謀殺案，不相信有任何人能破得了。所以當警察敲他的門，他非常意外。他想不透，就問「你怎麼發現是我做的？」警察說「這還不簡單，你看看你的臉上有個生下來就有的胎記！」可是這麼多年，他四十多歲了，他很成功的忘記了還有這一半臉，因為他每次照鏡子時，看到的都是完美，英俊瀟洒的樣子。你的鏡子，我的鏡子是不是這樣糊塗。當我有意的去忽略我的某一部份時，發現似乎整個肢體也就成了不完整。更糟的是你甚至可以透過遺忘，完全不自覺此事的存在。很像家裏的書桌，堆滿了灰塵，這些灰塵也是環境的污染，必須要去清潔、擦拭。戴眼鏡的人，就算不去摸鏡片，半天下來，鏡片也是很難瞧的了。如果把它擦乾淨，再來看這個世界，你會覺得這個世界明亮得

我們常常一照鏡子，此鏡子並不是掛在牆上的，那鏡子  
、要求，使得在看人時會扭曲變形，但當我沒有更好的鏡子  
，另一人之回饋，仍不失為矯正方向之良好的工具。人要找  
到自己，就須不高估也不低估自己，透過力行來完成它，如  
果達成了，你自己曉得有此力量。失敗了，可曉得可能定了  
一個太高的目標，所以，我們要從平時的實踐作爲裡，來了  
解自己。而成功與失敗，只是一個對比，告訴我們那些目標理  
想對我是合適的，那些是不合適的。而更重要的是能學會不  
再去犯同樣的錯誤。生命裡有許多包容，要找到平實之自己  
，須包容自己的錯誤；同時學會自足，使我們有獨立之見解  
。就好像當環境告訴你錯了，但帶著良知，爲良知而活時，  
你知道自己是對的。當一個人在完全滿足安全的狀態，如何  
談改進？活在象牙塔裡本是一件可悲的事，何況刻意地造一  
座塔呢！

多。人的自覺亦如是，得時時觀照，得時時抹拭。人常說「人生苦短」、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人又說「人事無常」——不管你再如何努力，到頭來還是一場夢。不能使時光倒流一次，這些讓我們覺得很遺憾，甚至造成了很多藉口。我的看法是，時間也許是我的敵人，當它行過時，我努力去過這段時間的，或可以言之更準確些，我努力

(上接第二版) 至於境界的提昇，在莊子「逍遙遊」裡，講到人生命之各種境界，有的生命停留在地上；有的生命跳到樹枝頭；有的生命可以到八千萬里，也就是境界不一樣。而不斷地去實踐片山林是什麼樣子？

答：也許當生命從地上跳到樹枝時，生命形成並沒多大改變，可是，若我真正渴望追求，而能持之以恆，加上創造力、教育及相關技能，將可到達彼端，所以，生命改造並非像奇蹟只要一天、二天；生命改造是不斷的努力，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地完成的。

問：怎樣作心理輔導，方能使來談者感覺生命之喜悅？

答：我覺得心理輔導是一種專業，但它是和生活相通的。一樣是從接觸開始，在心理上，你我同時看到對方之存在，所以，我看到的不只是個人的形體坐在椅子上，而是此時這個人所表現出的那種精神像什麼樣子。當我能夠承認你是這世界中的一分子，接下來是要提供一個安全之環境，讓對方嘗試想做的事，去看、去感覺、去經驗實在的感受，去經驗內在的世界，所以，我希望提供給對方是安全、支持、關懷的環境，一個人像是水裡之舟，我希望我是水，是夠多的水而能讓你浮在水面，而非下沉。我相信就像開始所說的：如同是光線、雨水與土壤是個人成長突破所需的心理環境。如果要能提供這些，我得做好我的「功課」；一方面我有愛，有「會」心，另一方面我得是面忠實的鏡子反映出對方此刻的面目。因此，我得把這面鏡子好好擦拭，使它沒沾上沒有了的心願，沒有了的疑惑以及許多的偏見或心願。至於該如何知道自己這面鏡子是否有凹凸不平時，我便要時刻對自己反省、時刻把握住自己之經驗。觀察自己呼吸的速度，觀察心跳、脈搏、眼睛。像憤怒時不敢看你；歡樂時玩弄自己的手指；心不平，嘴會不好的壞，有缺點，亦有長處。其他的，就要看他自己的了。一棵種籽知道他要多久才發芽。另外我要有耐心，不能去擾亂助長。心理輔導毋寧說是我對自己下功夫。

問：如何尋找使生命蛻變的催化劑？

答：生命中有很多東西都可速成，而造就自己卻無法速成。舉例來說：論語裡孔子自述其一生之過程。老子從十五歲不斷地希望如何成就自己，但至三十歲才知立足點何在。四十歲知天命，至七十歲才能隨心所欲，而仍留在規範裡，不違天道；不違良知。在這簡短自述裡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大人之力，一個關頭一個關頭去克服。人生命之目標，非在達到至善無缺、完美，而在於去「做」的一個歷程。我相信若在此刻，在環境提供予你的機會，資源條件下，你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你便有在一刻之樣子。在比較上來說，你現在比

過去完美。你就是在這一刻裏的最好產品。在下一刻，時間之進化，但我的努力是要在路途中間不斷去找機會，去展露那些我還不知道的存在。在每一刻裡找尋新的機會去做新的組合，而讓我能更接近那理想之目標。「現在」即是開始之機會。若我願意將自己展露出來，即似禮物之盒子打開來，裏面有個人之感受、體驗及不同之迴響。那就是活著，就是「在」了。

問：如何尋找使生命轉變的機緣？

答：「若我沒下我應下的功夫，若我沒做我這一刻自己的準備，即使機緣在門外，也是枉然。我喜歡一個故事，講的是一个農夫的兒子，看到在去年遭了大旱，今年開春後，又在耕田的父親。他就跟父親講「去年那麼辛勤工作，早出晚歸流血流汗。沒想到一場大旱害我們一點收穫都沒，今年為何不做點別的事，這樣下去，誰知道今年會不會有收穫？」其父講了一句話：「我只知道時就該播種、除草、施肥。」至於收穫，那要看老天爺。」

機緣在何處，我並不知道，但很多時候有機緣是靠我驚不驚醒，當我混沌之時，大部分時候我都在殺時間，都在逃避時間，那機緣永遠不會來。若每一刻我都很認真很實在，不斷地在做、在準備，不斷地將自己展現出來，機緣將是我的。問：做為一個輔導員，你對被輔導者的要求是什麼？

答：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要求是對方改進的意願。很多時候我感覺，一個人太喜歡扮演求助者，如此他才可以接受別人的幫助、關懷，而沒有意願給別人關懷、沒有意願說「有一天我要站在自己的腳上」，所以如果想由輔導中獲得成長，必須先看看，有沒有這個意願。也就好像我們是在打乒乓，我開過球去，對方要接。他要有意願去突破，去嚐試一些新的作法，他要有意願去體驗到每一件事情發生時候，產生的實在感受，而非坐著漠然地等，漠然的旁觀。而我做為一個輔導員，我的功夫要靠著我的慧根，去知道一個人真正成長的力量在那裏，我能將心比心進入到對方的世界，去感受到那成長之胚芽在何處。我只是面镜子，容許來談者去照著你，看看自己，所以他得有去看、去聽、去接觸、去了解的意願。

問：蛻變的動機是被動還是主動？

答：我想蛻變的動機有時是被動的，可是那推動的力量不時，即停止不前。故更重要的是主動之動機。所以在對自己的不滿時，在挫折裡，我卻有蛻變之機緣與發端。這不滿並非跟一個理想的「我」在做比較，而是從實際的生活中很多的體驗來的。比方說，我有聲音，但聲音表示不出我的喜悅，表達不出我內在的情感。爲了這個，在這個發生的角色裡，我要去蛻變。我有聲音，可是從沒有允許過自己唱歌，因我覺得聲音太難聽了，我五音不全，我剝奪我自己在聲音的我蛻變的可能。再比如說，我有手，可是手除了寫字

、吃飯之外，不做任何事，所以，做爲手的有很多限制，但

看見其他的手，非常靈巧、會畫、會織、會修理，甚至手會說話，我在想，也許我的手也能做那麼多事，所以我的手，因我的好奇而蛻變。

問：蛻變與改變是否一樣？

答：改變好像是從一個狀態改變到另一個狀態，蛻變則像是一朵花，由花苞慢慢地開展，或者是一個芽逐漸地發育。人脫不了原來的本，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少了一隻手的人，再怎麼變，我還是少了一隻手。但我蛻變的美與善，是包括這隻手的。所謂蛻變的力量，是指看到了自己設下的限制、自己設下了許多不可能而感覺到不願意。如此，因著這不喜歡的情緒才會促使我把一個思想、一個概念、變成一個行動，就如同看著自己像花一般地綻開。而我們也看到許多未開出來的花，但重點卻不在究竟花開不開得出來，也不在說這是不一種喜悅；而是說、對你自己的生命、生活究竟採取何立場？究竟你是在一個黑的洞裡頭，在那裡呻吟、抱怨？還是站在高崗上，看著這一天地，然後告訴自己是在這其中的一分子，這其間無所謂對、錯，因爲你的生命永遠是你的生命，另外一個人無法代替你坐在那個黑洞裡，也無法代替你站在那個高崗上，你得到你付出的東西，你享受你得到的東西。

問：蛻變一定會帶來喜悅嗎？

答：大多數人都是平實的，很難有特別成就，所以，若蛻化是爲了成名、要求利，也許你我都沒份。但我們卻可使生活更有活力，可以獲得最低限度的滿足，這個是可以做到的。所以，也許我的手畫不出一幅畢卡索的畫，但在高興時，我可以塗鴉，我有一雙手，是舒解撫慰的工具。我的聲音也許不美，但當我歡喜時，你可感到我的歡喜，當我信心強時，你可從我的聲音感覺到我的信念。對我而言，是多了一個表達的工具。所以，整個蛻化的歷程，並非爲了達到某個地方，而是那個不斷自我展現，自我表達的連續。我所追求的是：我有什麼就擺什麼出來，我沒有的，我不強求。可是我有的，我也不需要，因爲我認爲我比不上別人，而把它冷藏起來。我們從同一源頭來，雖然我們不一樣，可是看起來基本上是相同的。如果我爲我的良知而活，我相信此良知的彰顯，對我、我的團體、對整個生活的空間，都會有益處。當我泯滅了良知，我所做所爲才會對自己、對人都有害。回到我的立足點，我的信念是什麼？也就因我的信念裡得到生命的力氣及生活的方式。

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，「你的立足點在那裡？你的生命力量從何而來？你生命的展現又像是怎樣的畫面？」我們整個生命就是在實踐愛、探求真理、得到獨立與自由。若能做到這三點，我相信那個「我」也就愈來愈明顯。生命的開始，要能够找到良知；要能够成爲團體的一分子，用你的心、你用你的所有體驗，開始去傾聽，在傾聽與靜觀之中，你會找到需要的答案。此答案牽引出來的是無數你的問題，而在追尋問題中間，你將不斷地邁出脚步。

